

苏联諷刺小品集第六輯

新年巧遇

瓦·卡爾波芙斯卡娅等作



北京大眾出版社

內容提要

這本諷刺小品集子裏，無情地揭露了某些青年在戀愛和婚姻問題上所表現的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他們都是以極其庸俗、輕率的態度，來對待美好的愛情。這裏不僅有狡猾的騙子和不幸的未婚妻，也有貌似端莊、而後面却隱藏着卑污嘴臉的傢伙。他們或是“逢場作戲”，或是以地位和金錢作標準，來尋找對象和追求“幸福”。這些小品中，有的還描寫了正面人物，作了鮮明的對比，這就使我們更易受到教益。

新年巧遇

(蘇聯諷刺小品集第六輯)

[蘇聯]瓦·卡爾波美斯卡婭等作

張 鑒 潘 重等譯

*

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路白塔寺觀音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

(5035)787×1092¹ 1/32·3 4/16 印張·67,000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0,000冊 定價：0.32元

目 錄

前程和愛情	一
一普特鹽	二
逢場作戲	三
沙伊德「爸爸」	四
新年巧遇	五
尋找幸福的人	六
不相稱的婚姻	七
姑娘的夢	八
新居	九
成年	十
初孕	十一

前程和愛情

弗·米哈依洛夫

已經是九月下旬了。伏爾加河的傍晚飄蕩着一陣陣刺骨的寒意，但是，情侶們仍然从寂靜的、風吹不到的小巷子裏向堤岸走去。河對岸是一片廣闊無垠的大地，河上燈火閃爍，滾滾的河水有節奏地呼吸着。當你看到伏爾加河好像向未來奔流，你會想到未來，想到永恆的愛情，並且會相信幸福。尼麗雅也把柯齊托夫帶到這裏來了。他們坐在河岸的長凳上；男的鼻子都凍紅了，而女的則不斷地打着噴嚏。上了年紀的過往行人，看到這對情侶的時候，都不禁對他們的勇氣表示欽佩。

「你也覺得冷嗎？」尼麗雅問道，「白天，咱們坐摩托車兜風的時候，伏爾加河還是暖和的，對嗎？」

「當然是暖和的。」

「你很愛我嗎？」

「我已經對你說過，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了，我愛你。可是，這还不够全面。後天，二十一日是你的生日，我們就正式結婚好了。不過，在結婚以前，我打算和你談談愛情和蘇維埃婚姻法的一些原則。」

「啊！猶拉，你想得多好……」

「你还年轻，想得不够周到，但是，我却必须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我的妻子不是普通的附属品，而是我的战鬥的伴侣。因此，我必须使你繼續受教育……」

「你说的话，就好像是報上說的一樣，那麼，咱们到婚姻登記处去嗎？」尼麗雅笑起來了。她認識猶拉·柯齊托夫時間不短了，而且，她对柯齊托夫發表意見時一向喜欢吹噓的情形，已經習慣了。他的意見是好的，因此，儘管說話的方式有點可笑，但尼麗雅还是尊重這些意見的。她知道，在電影機械學校裏面，大家都很尊敬柯齊托夫。柯齊托夫在該校任教員，並且「担任」（这是他常常喜欢用的字眼）該校团委書記已有兩年之久。他的朋友不多，却全是有學問的人。而且他們都把他看成一個認真嚴肅的人。這樣一個丈夫有什麼不好的呢？

「尼麗雅，我想，我們應該延期到十月革命節再結婚。这样做会更正確一些。我希望你能清楚地了解忠誠的正式結婚的意義。主要的是忠誠，是使你成為一個研究生。在要結婚的時候，你應該更加努力，以便成為一個研究生，同時，應該對愛情特別特別的忠誠……」

他們繼續在河岸的長凳上坐了很久，談着，吻着。

柯齊托夫回家的時候已經不早了。他和爸爸交談了一會兒國際局勢，後來，就从記事冊裏面撕下幾頁紙來，坐下來寫信到莫斯科去。

依蓮娜，你好！

既然我們年齡相差不遠，而且又曾經同桌喝過酒，所以，我想我們彼此可以你我相称了。

現在，我把我的請求向你說一下，希望你費心幫幫忙。我自从在薩拉托夫師範學院畢業以後，又

在另一個高等學校——薩拉托夫法律學院——以優等的成績畢業了。後來，我就在電影機械學校教政治課。現在，我很想調調工作，想到首都的高等學校去擔任馬列主義基礎的教員（助教），可是，我在莫斯科沒有能幫我找到工作的親戚和熟人。在目前的各種情況之下，只有通過結婚才能找到幫助。

自然，我之所以想組織家庭，並不是因為貪圖更舒服、更溫暖，而是因為我已經二十九歲，無暇再考慮物色一個好對象的問題了。現在，我看我該結婚了。我需要的對象，她的父母最好是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或者是黨和政府的相當負責的幹部。要是沒有什麼其他能幫我忙的人事關係，那麼，最好她是一個研究生。自然，她的容貌要漂亮些，不要有孩子（她是否結過婚倒不要緊）。她不要有令人看不順眼的毛病，例如：單眼、跛子等等，也不要太笨。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一定會感到我的請求太特別了，我想你會笑起來的。可是我知道，我了解，我了解你——遠方的朋友。

不過，我的請求倒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你不必多心，就在这裏面去尋找原因好了，如果在其他方面找原因，那你是找不到的。

因為郵差送信的時候，必須經過公共走廊才能到我的房間，就是說，要經過那些好管閒事的鄰居，所以，我希望你把你的名字改成男人的名字來寫信，至於你介紹給我的對象，也請你說成男孩子的樣子。例如寫成這樣：「猶拉，你向我打聽伏洛佳·烈別捷夫（名字隨便寫一個，姓却要真的）。伏洛佳二十三歲，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畢業。人很端正，很莊重，現在正準備入研究院深造。他結過婚；不久以前他離婚了，因為他的妻子常和他發生摩擦，而且用情不專。他現在認識一個女孩子，可是她又完全不能正視生活。他已經為莫斯科這班人傷透腦筋，因此，希望將自己的命運和一個正派的、能够很好地操持家務的人結合在一起。他的雙親在社會上很有地位（這正是我所需要的人事關係）……他

住在新建的一所公寓裏，有三間房子，地址差不多是在市中心……」

希望你的來信就是上面的那個樣子。因爲很忙，不多寫了。

你看完這封信以後，請你一定把它毀掉。

你真誠的朋友——猶拉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柯齊托夫把信裝入信封，寫上地址。第二天，信就寄走了。傍晚的時候，他又和尼麗雅坐在河岸的長凳上，談着，吻着。如果柯齊托夫真的找不到一個不太笨的、有發展前途的莫斯科的女孩子，如果莫斯科的女孩子不想要一個薩拉托夫的正派的丈夫，那麼，尼麗雅就是「候補的」妻子。真的，仙鶴還在天上，却把手上的家雀放走了，那未免太不聰明了●。

隨隨便便地耍要手段，真是够聰明的。推人下水是犯罪的，撲下去救他又太危險。但是，如果站在岸上責備救生員動作不够迅速，那倒是挺聰明的。使人覺得：好一位模範的公民。舉止謹慎的小市民向來都很有分寸，他根據「只關心自己」的有利的信條，作爲自己處世的「妙方秘訣」。

柯齊托夫在中學畢業的那一年是一九四二年，那時正是我們祖國非常困難的一年，是偉大的英雄主義的一年，是斯大林格勒戰役的一年，是克拉斯諾頓的共青團員們英勇鬥爭的一

● 俄羅斯民諺：「天上的仙鶴不如手上的家雀。」意爲希望太渺茫，不如眼前的來得實在。

年。柯齊托夫同班的同學都參軍去了，而他却考入了薩拉托夫航空技術工程學校。他对科學技術並不怎麼感到興趣，然而入航空技術工程學校是可以免服兵役的，像他這樣聰明的人，自然是不會坐失「良机」的。他在學校呆了兩年，戰爭就結束了，因此，在他看來，再呆下去簡直是笨透了。不錯，國家在艱難的歲月裏，花錢來培养航空技術員的措施是正確的，可是，一個重要的好措施，却被他不願意服兵役的企圖鑽了空子。

這樣，他就安然無事地過着日子。他唯一要考慮的，就是他所作的一切壞事都不是恣意妄為的，而是有一定的一「法律根據」的，使人看來都是正確的。

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正派的人；的確，有些人會同意他的說法：「對不起，難道一個人沉默寡言、彬彬有禮，不粗暴，他的所作所為都很循規蹈矩，還不是一個很正派的人嗎？……」

正如馬雅柯夫斯基的詩句所說的，一個庸人的「正派理想」，那就是：老婆、房子、銀行存款——這些東西是庸人的「祖國」，庸人的「天堂」。為了實現這種「理想」，柯齊托夫步步為營，到處要手段，他處心積慮，務求不碰釘子，不失體統，務求偶而能表現一些表面的優點，不露破綻。總之，他一向裝腔作勢，把自己的本質、自己真正的企圖和目標隱藏起來。在中學裏面，誰也看不出優等生猶拉·柯齊托夫會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在技術工程學校裏面，誰又知道這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是一個胆怯的庸人呢？誰又知道他躲在这裏是爲了逃避自己對祖國的義務呢？共青團區委會認爲：倘若電影機械學校的團委書記不亂吹亂唱，不亂搞男女關係，而是規規矩矩地進行一些「措施」，那麼，柯齊托夫就不是一個只圖

昇官發財的人，而是一個正派的人了。但是，好像沒有人注意到，柯齊托夫竭力想贏得毫無錯誤的名声，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他認爲自己是一個好丈夫，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好丈夫呢？的確，在某種意義上，他是個「好丈夫」。在他組織的家庭裏面，雖然可能沒有愛情，但是總不會出什麼洋相吧！他會「興家」，而不会「敗家」，也不会離婚另娶。他要是對一個女人表示慇懃，那絕不是因爲他愛上了她，而只是因爲這個女的是某一位首長的秘書。柯齊托夫對女性並不感到興趣，他所一再嚮往的，只是昇官發財的美好前程。爲什麼這個功名心重的青年人想通過結婚來替自己找前程呢？爲什麼他想利用女人來打進「巴黎的圈子」●呢？十九世紀法國文學中那些令人敬愛的主人翁不是拼命在尋找這條捷徑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們現在的時代是嶄新的時代，社會制度不同，社會的風俗時尚也完全兩樣了。是書本引導柯齊托夫去尋找這條捷徑嗎？不是的，他是個頭腦清醒的人，不像那些被武俠小說所迷住的書獃子，在武器昌明的今天，還拿着紅纓槍來耀武揚威。

猶拉·柯齊托夫以爲他的企圖会在小市民精神中得到共鳴。不錯，的確有些假道學的人在鼓吹這種小市民精神。

僞善的行爲將一切好事都變成壞事。當這位仁義道德的偶像崇拜者要爲「美滿的家庭而

● 這裏指的是法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筆下的一些人物的行爲，這是當時法國一種常見的現象。

鬥爭」的時候，如果愛情不是按「規定的方式發展」，他就会把愛情看作是道德腐化墮落的現象。例如：弗·津特拉科夫的中篇小說「不同流合污」裏面敘述了菲道爾·蘇羅維依柯夫離家出走的情形，由於他有着崇高的道德品質，他不至於淹沒在守財奴和個人主義者的小市民的泥坑裏面。但是偽善者不問行為的動機和實質，他只重事物的表面。於是聰明的庸人站在旁邊得意地微笑了：「拋棄妻子是法律所不容許的，可是，我沒有做什麼壞事啊——我是一個正派的人。」偽善者並不需要愛情，他只需要「規定的方式」，他教人用小算盤去代替愛情。

對愛情這種冷冰冰的、唯利是圖的、乾巴巴的「理智」的態度，却被一套「高尚道德」的花言巧語掩蓋起來了。有時候，它不知道讓好人受過多少痛苦，給壞人大開方便之門，使小市民的那种醜惡的「美德」對青年散播有毒的影響。我痛心地記得：人們問一個女子中學的一些女孩子，究竟她們喜歡查茲基這樣的人物還是喜歡摩爾查林這樣的主人翁。有些女孩子却回答說：她們喜歡摩爾查林，因為和他共同生活會更加安樂……柯齊托夫打算找的未婚妻，正是這樣的女孩子。誰都知道，有些女孩子在中學畢業以後，既不打算進大學，也不打算找工作，就坐在爸爸媽媽的家裏等待着。等待什麼呢？她們會對你說：等秋天高等學校招生。不過，她們中間有許多人說的都不是實話。其實呢？她們是在等待丈夫。她們需要的是沒有對象的丈夫，年齡大一些也不要緊。因此，柯齊托夫就在她們身上打主意。在高等學校畢業生統一分配以前，經常有些女學生心神不定，騷亂不安，她們慌慌張張地趕緊找丈

夫出嫁，免得把她们调离城市。柯齊托夫的希望也正是寄託在她们身上。我們有時對一個人的健康的情感所產生的錯誤，以及真正誤入迷途的現象不能容忍，但是，有時却对下流卑鄙的行爲那樣視若無睹，这是多麼有害和多麼危險啊！

想通過結婚來拉拉裙帶關係，這是資產階級、小市民組織家庭的方式，這和我們的道德是絕不相同的。我們的道德不僅要忠實於自己的所作所為，而且要忠實於自己的感情。在我們的國家裏，已經沒有資產階級存在了，但還有小市民，而且他們正努力適應我們的生活環境，設法把一切都裝作平安無事的樣子，然而，他們同時又把小市民的一套「仁義道德」，一套對幸福的「正派」見解，貫注到我們的生活環境裏面來。倘若認為藉結婚來找點好处的想法，只是對被騙的人有危險，認為這種情形只是一種「家庭道德」的現象，那就不对了。所謂「家庭道德」的圈子，根本是不存在的，不過小市民的習氣，在這方面表現得的確比其他方面更為明目張胆一些罷了。

*

猶拉·柯齊托夫和尼麗雅的故事，完全不等於一篇「狡詐的騙子和不幸的未婚妻的故事」，雖然，故事裏面也有騙子，也有未婚妻。但是問題的實質却不在這裏。順便提一下，甚至尼麗雅很快也就会猜到真正的問題不在这上面。她一看到柯齊托夫寫給依蓮娜的信，她自然顯得不知所措，並且，感到悲哀、痛苦。她說：「他怎麼會這樣呢？他曾經一再立誓說愛我。如果他真的喜歡另一個女的，並且愛上了她，又何必像『登報徵求伴侶』似的去找一

個不太笨的妻子呢？」但是，她腦海中的疑團並沒有存在多久，柯齊托夫很快就使她認識到：應該更聰明地從另一個角度去判斷這個問題。

真的，他沒有愛上另一個女的，也沒有拋棄尼麗雅。這當然是好的！問題不在女的身上，柯齊托夫不過是要想往上爬罷了！因此，尼麗雅認為：昇官發財的野心在社會生活裏是件壞事情，至於在家庭生活方面，那却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絆腳石。

這樣，他們就靜悄悄地舉行了婚禮。柯齊托夫大概以為婚禮總會使這篇諷刺小品不在報紙上發表了吧。他寫信給編輯部說：「希望報紙不要使安寧的家庭造成不滿！」聰明的小市民虔誠地相信表面安寧的辯護力量，他一向慣於用安寧的現象來掩飾自己卑鄙企圖的醜面目。

他的相信是枉費心機的！

（譯自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苏联「文学報」）

（肖揚譯）

一普特鹽

鮑·沃爾克

報紙上登載過這樣一則啓事：「西尼亞科娃·柳德米拉·列昂尼德芙娜（住密支科夫斯卡婭街二號）向西尼亞科夫·巴維爾·伊格拉支耶維奇（住址同前）提起離婚訴訟。」

總共只有四行字。可是，在這後面，却隱藏着一樁極大的、關於人的、並且十分富有教育意義的家庭悲劇。

……他們是藉偶然的机会相識的。在向柳德米拉做自我介紹的時候，西尼亞科夫戲謔地說：

「工程師西尼亞科夫。不過，也兼搞副業——尙未婚配。」

可是，當西尼亞科夫晚上伴送姑娘回家的時候，就向她求婚了。

「這麼快？」柳德米拉感到很驚訝。

「我們男人非常重視時間的因素。我，可以說是一個結婚速成論者。況且，爲甚麼要耽延幸福呢？人生幾何，好景不常……我覺得——我們已經情投意合了。難道您看不出來嗎？」

……

● 普特——蘇聯重量單位，合十六點三八公斤。

其後一切發展，都快得令人头晕。不久，西尼亞科夫完全迷住了柳德米拉的母親，就搬進妻子的房間裏去了。這位年輕的丈夫仔細瞧了瞧這個環境，就和新親們談開了：「我說，親屬同志們，一位學識淵博的人到你們家裏來了。打開窗子說亮話吧：我正在寫一部小說，可是，好作品的誕生是很不容易的。你們，也只有你們能夠幫助我克服一切困難。因此我請求你們給我隔出一個杈且叫做創作實驗室的地方吧。」

過了幾天，房間就被隔開了。

西尼亞科夫把他的什物佈置在這間「實驗室」裏之後，就出去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出去徘徊，可是……他却失蹤了。柳德米拉到處尋找丈夫。她到醫院去，到急救病院去，甚至把公安局也驚動了，但毫無結果……

他終於出現了，並且逕直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向感到驚訝的妻子喊道：

「倒茶來！」

「你這三個月到哪兒去啦？」柳德米拉問。

「也好，親愛的，我們就來個小葱拌豆腐，讓它一青（清）二白吧。第一：我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人。第二：我胸懷大志，大有宏圖。第三：普希金在寫作的時候，他也是到這個，它叫……啊，對了，到保爾基諾村去呀……」

「你說得對，可是普希金外出時，大概是要告訴家裏的。」

「關於這個，給他寫傳記的作家們還隻字未提。無論如何，龔佳羅娃是不会像你跟我这

樣跟他找碴兒的。」

过了好些天，西尼亞科夫还是独处在自己的「創作實驗室」裏，只是偶爾露一面，吃點東西或者对妻子粗暴一番。後來他又經常演鳳去樓空的把戲去了。

「巴維爾，你也想一想，我們很快就要有孩子了，」柳德米拉对丈夫說，「可是你在家裏却總像個外人。」

但是，西尼亞科夫還是無動於衷。他長期失踪，不知去向。於是柳德米拉不得不找西尼亞科夫担任工程師工作的苏联國營農場部去求援。黨委會把西尼亞科夫叫了去，予以指責。他表示有所悔悟，並且声淚俱下地答應要痛改前非。可是当晚，他就回到家裏对妻子大加叱罵。

「好哇，叫你鬧的工作也幹不成了！」他大声叫喊。果然，第二天他就拋開工作不幹了。

柳德米拉該生產了，西尼亞科夫跑去叫汽車，送妻子進產院，事後……他就躲起來了。年輕的媽媽的苦日子臨頭了。她不僅需要物質上的照顧，而首先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可是，她自始至終是独自一人。只有這時，柳德米拉才開始明白，由於考慮不够和當時認為無需过多猶疑就嫁給的這個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半年之後，西尼亞科夫又出現了。就彷彿只是半點鐘以前才從這兒走出去似的，他逕直走進了自己的房間，並且像上次一樣，粗魯地喊道：

「倒茶來！」

不過，這一回妻子要和他弄個一清二白了。她對丈夫說，馬上到黨委會去吧。

西尼亞科夫膽怯了。於是從妻子的手裏把女兒奪了過去（他甚至連孩子的名字都不知道），就連連親吻。好心的柳德米拉這一次又「讓步」了：她寬恕了「不務正業」的丈夫。

幾天來西尼亞科夫變得又和悅又溫柔。有一天晚上，他居然把一杯茶給妻子送到床前。不料，就在第二天早晨，由於妻子企圖說服他去工作，他就揍了她一頓。

「甚麼？要我去做工作！」西尼亞科夫吆喝着。「嘿你，忘恩負義的東西！想想看！我同你結婚，使你幸福，而你却要強迫我去工作！好吧，我今天就去找一個能夠養活我一輩子的妻子。我從你身上得到了甚麼？簡直是入了牢籠。你這個沒有嫁妝的小妖精！我失算了，悔不該……」

柳德米拉想說幾句辛辣的、刺人的話，但是沒能說得出，她的喉嚨堵得慌。

「滾，滾出去！」她只能說出這麼一句話。

西尼亞科夫憤怒了：

「我？叫我滾？哼，這未免太過分了！看看究竟是誰滾吧！……」

於是，西尼亞科夫回到自己的「創作實驗室」，給莫斯科索科里尼契區教育科寫了一封信。他盡其所能地虛構了許多關於妻子的壞話。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幻想的確發揮得淋漓盡至。

不久他就得到了回信：

「根據您的申訴，我們做了調查，結果判明：小女孩葉蓮娜，三歲，在她母親家裏，在正常的生活條件下養育着——得到了應有的照顧，有衣服，有鞋子，過着家庭的正常生活。女孩的母親——女公民柳德米拉，做為一個母親，是沒有甚麼過錯的，教育科對女孩的母親在養育孩子這方面認為沒有甚麼可以指責的。」

於是，西尼亞科夫又給食品工業工會中央委員會寫信，他從這裏也很快地得到了答覆，他們說：「經過調查了解，您在申訴書裏所談到的情況是不符合事實的。因此本會認為不能指責工會會員柳德米拉同志。」

於是，西尼亞科夫又向妻子工作的機關——通心粉工業中央科學研究化驗所，同時發出了好幾份誣衊性的申訴書，有的寫給所長，有的寫給黨、工會和共青團的組織，甚至……也寫給「道薩甫」●，因為，據他了解，柳德米拉參加過那裏的射擊小組。他又得到了答覆：「西尼亞科夫公民！我們工會小組討論了您的來信，大家一致表示憤慨。您三番五次地誣衆我們的會員柳德米拉同志，而我們都曉得，她却是一位十分端正的人。我們很多人都了解她的家庭，也常到她家去，並且曉得她是一位很出色的母親，同時也是一位很出色的保育員，她全心全意教養自己的孩子。」

您的惡意誹謗不僅影響了柳德米拉女公民的工作，而且也影響了我們整個的集體，因為